

#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10

人 民 出 版 社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Guoji Gongyunshi Yanjiu Ziliao

第 十 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209,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

书号 11001·636 定价 0.92元

(只限国内发行)

#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 第十辑 目 录

###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一次尝试

——论伯恩斯坦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经验

问题上同马克思的对立 ..... 殷叙彝(1)

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工农联盟问题..... 孙 炯(19)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第一国际..... 汤润千(33)

可能派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批判(1881—1882年)..... 辛 庚(51)

盖得从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陈双范(70)

新经济政策时期工农结合的几个问题..... 蔡恺民(86)

关于路标转换派 ..... 刘彦章(104)

国外一些著作关于共产国际的评论 ..... 夏道源(122)

### 人 物 传 记

亚·米·柯伦泰 ..... 杨彦君(137)

### 报 刊 介 绍

马克思恩格斯与《平等报》 ..... 彭 光(156)

### 回 忆 录

吴玉章同志在苏联与法国 ..... 张 报(170)

## 文献和资料

- 《平等报》发刊词 ……………[法]茹尔·盖得著(178)  
彭光译
- 可能主义 ……………[法]保尔·拉法格著(181)  
陈双范译
- 财产公有 ……………[德]卡·沙佩尔著(187)  
赵小军译
- 热月的道路 ……………[俄]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著(196)  
刘彦章译
- 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俄]尼·布哈林著(203)  
郑异凡译
- 普列汉诺夫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俄]列·格·捷依奇著(235)  
宋洪训译

## 书刊简介

- 《社会史文库》 ……………晓军(264)
-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汇编》 ……………闻坚(267)

## 国外研究机构介绍

- 西德鲁尔大学工人运动史研究所 ……………袁廷明(270)
- 关于两个译名的商榷 ……………商鼎(273)
-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9辑总目录

#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最早的一次尝试

——论伯恩施坦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  
经验问题上同马克思的对立

殷叙彝

—

一八四八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马克思不仅亲自参加了德国的革命斗争，而且在革命进行中和革命失败以后写了一系列著作，论述德、法等国革命的进程、经验和教训。1895年，恩格斯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请求，将马克思在1850年间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组论述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文章编辑成小册子出版，这就是著名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通常简称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sup>①</sup>马克思分析了这次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指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论述了巴黎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后果。马克思根据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无产阶级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

革命的策略，指出今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将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公开搏斗，无产阶级应当牢牢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强大的革命队伍，孤立和战胜资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的专政。虽然恩格斯在他为此书写的〈导言〉中指出，历史证明，马克思当时对资本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而且从那时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传统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有所发展，但是这并不影响此书对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伟大指导作用，它在1895年重新出版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

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各党内部出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伯恩斯坦从1896年起陆续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原则进行了攻击，也就必然要涉及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书中论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1898年，他写了〈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寄给〈新时代〉杂志。当时考茨基建议他暂缓发表此文，先把〈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写出。<sup>①</sup>于是他把文章的主要内容收入〈前提〉第二章的〈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一节，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书中阐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都攻击成“布朗基主义”，认为在这些书关于法国的事变的叙述中，“对于实际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高明的分析同已经被布朗基主义者大加精制过的传说混杂在一起”。<sup>②</sup>他认为，一八四八年革命以来的历史不仅证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刻的估计是错误的，而且暴露了马

① 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80页。

②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79页。

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本缺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sup>①</sup>

《前提》中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在发表后立即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判，但实际上，在这以前两三年，伯恩施坦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同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针锋相对的论点，不过由于他采用了对一部关于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历史著作进行评注的方式，不那么引人注目，也由于他正是在这同时发表了《社会主义问题》这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正面的攻击，因此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他时并没有提到这些评注，多年以来，研究伯恩施坦思想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学者也没有加以注意。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法、德、瑞典的一些有关著作才逐渐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瑞士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路易·埃里梯尔的《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史》的德文译本起初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卡尔·威廉·艾希霍夫翻译的。1895年艾希霍夫去世，伯恩施坦接手把它译完，于1897年由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出版。伯恩施坦在德译本中加了不少评注，并且写了一篇后记，题为《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共和国》。这本书我们迄今还未见到。但是伯恩施坦在1921年把这篇后记的第一节《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失败的？》加上一部分评注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书名是《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我们从这本书可以了解到伯恩施坦在1895年时的观点的基本内容。

伯恩施坦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题为《历史和传说》的序言，肯定埃里梯尔的《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史》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81页。

同时批评它存在相当严重的缺陷。这就是，作者在描绘二月革命的阶级斗争时基本上遵循法国社会革命家的传统叙述，并且认为只要在一些地方加上从马克思著作中吸取来的评论就算完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了。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的那些评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人们可以称之为二月革命的传说中的大部分内容，这一传说贯串在马克思以后的全部文献中，大大地妨碍了人们对有关斗争的真正历史性质及其政治意义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已日益成为必要的了。”<sup>①</sup>因此伯恩施坦感到必须在埃里梯尔的书中那些由于这种传说而容易“引导读者作出错误判断的某些地方”<sup>②</sup>加上注释或补充。伯恩施坦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一工作彻底粉碎主要从这一传说引伸出来的口号和论据，从而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产生有益的影响。这篇序言虽然是1921年写的，却为我们分析伯恩施坦在十九世纪末年时的思想和评价这一著作在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二

马克思认为，二月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二月街垒战推翻了七月王朝，无产阶级又迫使临时政府宣布实行共和制度并且作出了一系列让步：普选权，出版和集会自由，缩短工时等等。这样，“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sup>③</sup>它提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已经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但是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

---

①②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1921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



级斗争充分展开，中间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使他们起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并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没有具备争得自身解放的条件，它的那些要求只可能是空想、幻想。总之，“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sup>①</sup>

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它在共和国成立时被迫向无产阶级作出的那些让步已成为它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为了正式确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它必须摆脱这些让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这只有动用武器才能做到。为此，临时政府和后来的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措施，使用了许多阴谋、挑拨和挑衅手段，迫使无产阶级在缺乏思想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因此，六月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正是由于六月起义的失败，工人阶级才摆脱了一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一些人物（路易·勃朗等）、幻想、观念和方案。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获得了以最公开、最直接的形式进行的可能，这就为无产阶级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sup>②</sup>

马克思对二月共和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历史地位的分析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论述历史事件的光辉范例，对此伯恩斯坦是不得不承认的。他也声称自己的观点是立足于对经济关系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他却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了。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批评蒲鲁东时所说的那样：“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

② 同上，第418页。

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sup>①</sup>只不过有一点差别，那就是，伯恩施坦在这里为六月起义的敌人所作的辩护是相当自觉的。

伯恩施坦强调这一情况：在法国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纯粹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甚至象临时政府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混合物至多也只是符合大城市居民的社会结构，却不符合全民族的社会结构”。<sup>②</sup>因此，二月政府在当时可能出现的政府组成中是一个“最高点”，比它再激进的政府是绝对不会有的。当然，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并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甘心承认这样的共和国了，政府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和无产阶级代表之间已经没有斗争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乃至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著作也好，都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说明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但是在伯恩施坦笔下，这个共和国、这个政府却成了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政府，在其中“政治特权的基座已被摧毁，现在应当不是由三十万凭财产资格的选民，而是由九百万成年法国人，由全体人民，不分财产和生活地位的差别，决定立法的方针和性质了”；<sup>③</sup>整个民族和沉睡在其中的全部力量被唤醒了，登上了公共舞台，“要通过自己的活动，通过有力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意向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努力从事使社会获得新生的事业”；<sup>④</sup>“随着出版和集会自由的给予和普选权的宣布，已经在原则上宣布了无产阶级的解放。目前仅仅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恰当地使用已有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时候把已经在原则上确定的事物付诸实现”。<sup>⑤</sup>总之，同马克思关于二月共和国的矛盾性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

②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43页。

③④⑤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13页。

的精辟分析相反，伯恩施坦对它采取了无保留的歌颂态度：“1848年2月24日实际上宣告了欧洲民主制的纪元”。<sup>①</sup>

临时政府和执委会中的共和派资产阶级代表之所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保皇派、封建势力、金融资本家，不利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是反映了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由于害怕新兴的无产阶级，宁可与反动势力妥协，甚至不惜血腥镇压无产阶级。但也正是由于镇压了无产阶级，他们就失去了共和制最可靠的支柱，从而使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为不可避免的。这是法国的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结果，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复辟和反复辟的反复过程的一个典型例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但伯恩施坦只是用法国的经济关系来论证“六月起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谈到波拿巴的政变时却把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抛在一边，几乎把事情说成是，如果无产阶级不起来革命，波拿巴政变就不可能成功了。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失败，它被路易·波拿巴扼杀，却不是那么绝对必然的。对于这一失败，特别是对于这一失败实现的方式，一些人的失误和另一些人的老练的阴谋起了巨大的作用。”<sup>②</sup> 他使用“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这样模糊的说法，是为了掩饰这场斗争的阶级性。他实际上是认为，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成功地实行政变，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错误。他指责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揭露不够客观，带有“战斗的党人”的仇恨和激情，因此需要作一些补充和纠正。在这一借口下，他专门写了《临时政府的窘境》这一节，竭力为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反动措施进行辩护。

---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13页。

② 同上，第15页。

伯恩施坦认为，人们对四十五生丁附加税“批评得太过分了”，说政府“通过这项税收牺牲农民而讨好资产阶级是极度的夸大”，其实这项税收的本意是针对“财产”的，“凡是在它侵犯了贫苦小农的地方，都是违背税收倡议人的意图和原则的”，<sup>①</sup>它只是被地主利用，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已。其次，他认为，制宪议会的选举是十分民主的，选举日正好是复活节，“没有一个工人在投票时受到阻碍。即使各党派在选举斗争中不惜采用任何中伤甚至毁谤手段，但毕竟说不上在选举中施加经济压力”，<sup>②</sup>因此由这次选举产生的议会是完全符合法国的社会结构的。对于资产阶级收买别动队的说法他也不以为然，他认为在六月战斗中区分阵营的标准不是“财产关系”，而是“就业状态”。别动队作为“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物”自然而然会在战斗中反对起义者。<sup>③</sup>按照他的这种看法，临时政府处心积虑招募别动队来对付无产阶级的罪行就根本不能成立了。伯恩施坦的这些论点显然不仅是针对埃里梯尔，而首先是反对马克思的。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伯恩施坦对于代表革命力量的、由工人和革命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各个俱乐部却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当然，那时还说不上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们就自己的利益提出的要求只能是模糊的，甚至就内容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但这毕竟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反映这些要求的俱乐部不管有多大缺点，总的来说是起革命作用的。伯恩施坦却根本否认这一点。他认为甚至布朗基派的中央共和社“也不应称为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sup>④</sup>至于其他的社会革命派俱乐部，

---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26—27页。

② 同上，第22页。

③ 同上，第37页。

④ 同上，第18页。

“那里是愚蠢女神‘以议会方式’实行统治”，<sup>①</sup>幼稚、荒唐的演说散发着毒气，“它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在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时期就发挥了重大影响——它们使巴黎的舆论恐怖化了”。<sup>②</sup>他攻击这些俱乐部是“各个政府成员和政府觊觎者的代理人的练兵场”，<sup>③</sup>它们“仅仅在言语上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革命的唐·吉珂德精神的培养所”。<sup>④</sup>

伯恩斯坦认为，当时的营业危机对巩固共和国是不利的，因此，对无产阶级也是不利的。他指责俱乐部“尽一切可能做了恐吓商业界的事，从而使危机无止境地加剧。它们设想可以用这种方式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实际上却更加迅速地把它推向反革命的航道”，<sup>⑤</sup>“由于危机持续，资产阶级本来已经很激动，俱乐部大人物的煽动演说和煽动文章把他们弄得神经十分紧张，他们在愤怒中把一切社会主义者看成一丘之貉。流血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sup>⑥</sup>

伯恩斯坦还进一步强调，使流血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利益。他以国家工厂为例着重论述了这一观点。他一字不提政府设立国家工厂的原因和目的，却强调由于俱乐部的煽动，营业不振，失业工人不断增多，有些工人在老板不能满足增加工资的要求时自动离职，进入国家工厂，因此使它们成了“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集合所和罢工工人舒适的避难所”，它们“归根到底只是加剧了它们本应制止的弊端，因此它们的继续存在同样严重地威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sup>⑦</sup>相反，“在取消国家工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 27 页。

② 同上，第 28 页。

③ 同上，第 28 页。

④⑤ 同上，第 29 页。

⑥ 同上，第 31 页。

⑦ 同上，第 32—33 页。

厂以后，营业大大好转，因此它们对于原先在其中栖身的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成为多余的了”。<sup>①</sup>他认为要继续维持国家工厂，需要实行聚集在这些工厂中的工人的专政，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由于他们的代言人看不到这是不可能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sup>②</sup>这就是说，这次不可避免的失败的主要罪责应由革命派承担。

伯恩斯坦对革命派的态度如此，他对路易·勃朗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勃朗领导的卢森堡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虚弱无能的“社会主义的礼拜堂”，它忙于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它所起的作用只是散布幻想，麻痹工人阶级。但伯恩斯坦却对路易·勃朗赞扬备至。他说：“在我们看来，1848年法国工人运动的中心、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是‘卢森堡宫’即路易·勃朗和他的追随者，而不是布朗基派”。<sup>③</sup>他把卢森堡宫同革命俱乐部作了对比，指出前者“力图避免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任何暴力冲突，因为他们明智地认为，根据客观情况，这样的冲突对工人没有好处，而对年青的共和国只能有害”。<sup>④</sup>尽管卢森堡宫有教条主义、空谈理论、钻牛角尖等等缺点，但是他们“还制定了一系列完全切实可行的提高工人经济地位的建议，它的空想主义决不比俱乐部的空想主义更大，在俱乐部里人们设想通过袭击不仅能够推翻一个政府，而且立即就能推翻整个社会制度”。<sup>⑤</sup>他认为卢森堡宫的代言人阿尔贝·勃朗、孔西得朗等等是“向前看的”，他们和站在他们一边的工人“研究了现实关系，以便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sup>⑥</sup>与此相反，俱

①②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3页。

③ 同上，第19页。

④ 同上，第20页。

⑤ 同上，第19页。

⑥ 同上，第19—20页。

乐部中的人们却“向后看，从过去吸取灵感”，“力图模仿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sup>①</sup>在这里，伯恩施坦的爱憎是十分鲜明的。他虽然也承认：“在巴黎所有的激进派团体中，卢森堡宫的一派恐怕是最愿意进行调停的”，<sup>②</sup>但他这样说是为了褒，而不是为了贬。关于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幻想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所起的有害作用，从伯恩施坦的论述中是丝毫看不出来的。

由此可见，伯恩施坦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当时达到的发展程度，工人阶级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没有具备取得解放的条件，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当时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巩固这个共和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通过以普选权为主的合法手段逐步争取改良。这实际上就是他不久后提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按照这种理论，任何企图用革命手段如示威和罢工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行动都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都应当坚决加以反对。

那么武装起义呢？当然更是不必要的，有害的了。马克思认为，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sup>③</sup>伯恩施坦却认为，仅仅说这是一次发展到流血搏斗的阶级斗争是不够的，“它不是一次纯真的阶级斗争。……它是一次由各种刺激协同引起的阶级斗争，这些刺激很大一部分不是以阶级对立为根源的，或者至少不是以六月战斗所表现的而且在历史上也将永远被视为其表现的那种阶级对立为根源的”。<sup>④</sup>各俱乐部的激进主义决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它们的政策不能用工人阶级的利益

---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 20 页。

② 同上，第 2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5 页。

④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 34 页。

来说明，而应当用“多半根本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俱乐部大人物的幻想和野心来说明”。<sup>①</sup> 政府解散国家工厂的行动在当时的形势下固然只可能起挑战的作用，但也不能把这看成政府单方面的蓄意挑衅，“它是一整套挑衅和反挑衅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其中个人诡计、标新立异的虚荣心、冒险主义的阴谋几乎同真正的阶级对立起同等重大的作用。除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以外，还有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它们互相激荡，使冲突加剧了”。<sup>②</sup> 这样，伯恩斯坦就把两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说成是“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这些集团”和“那些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把阶级利益的矛盾归结为一些党派和人的政治野心的矛盾。他甚至根本反对把六月搏斗解释成以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搏斗。他否认资产阶级政府有计划地迫使工人进行决战，认为甚至发出“这种情况必须结束！”的呼声的人<sup>③</sup>也未必真正设想一次大屠杀，他们也许考虑到遭到武力抵抗的可能，但不可能预料到规模有多大。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有党派立场的人”在那一革命时期的报道。他说：“法国人由于禀赋了容易激动的、由轻信和不信任的奇特混合构成的天性，不能如实地看待事物。事变、激情和偏见逐步推动一些人做出一些事情，而他们的敌人却认为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行动。世界似乎住满了马基雅弗利们。极不可能的事被信以为真，合情合理的解释被当成迷信而遭到嘲笑。”<sup>④</sup>

在伯恩斯坦看来，六月起义并不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而是本应竭力避免的不幸。它打乱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因而成了社会的灾难。伯恩斯坦实际上已经站到了维护资产阶级统

---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0页。

② 同上，第31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页。

④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5页。



治秩序的立场上了。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政府眼中,“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sup>①</sup>伯恩施坦也是这样。他认为,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来说,镇压起义是必要的。承认了这一必要性,对六月起义刽子手卡芬雅克的军事措施就只能从军事角度来判断。何况有许多事实证明,卡芬雅克不是1848年民主派和革命家所说的那种“仅仅为了实现自己的功名欲望而冷酷无情地把千万人的生命当作儿戏的、具有魔鬼心肠的暴徒”。<sup>②</sup>也应当摆脱那种感伤剧式的设想,“不要把从街垒发出的每一枪都看成是英雄行为,把朝街垒打的每一枪都看成是谋杀罪行”。<sup>③</sup>同样不能认为“资产阶级生性就是懦怯的,无产阶级生性就是敢于战斗的”。<sup>④</sup>伯恩施坦还引用了一些官方材料和数字,如塞纳省长迪古的报告,力图证明六月战斗牺牲者的人数不如革命派方面所说的那么多。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伯恩施坦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开始,企图宣扬阶级调和,最后却发展到颠倒敌我、为无产阶级的敌人镇压无产阶级的暴行辩护的地步。这恰恰证明,阶级斗争学说是正确的,而伯恩施坦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伯恩施坦曾在这一著作里多次直接批评马克思。他说,马克思一方面根据法国经济关系的不发达状态论证法国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状态,另一方面又把革命的俱乐部看成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这是一个矛盾,对于这一矛盾不应当放过不提。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到什么程度,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这句话是否正确,要看情况而定,“恰恰在现代社会,它的各种关系十分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1、417页。

②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5页。

③ 同上,第36页。

④ 同上,第37页。